



## 本期嘉宾

王立根 1943年出生于福州,曾任两届福建省语文学会会长,语文特级教师,全国中语会常务理事,福建省语文学会名誉会长,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、福建教育学院客座教授,福建人大特聘书画师。“闽派语文”初创者和灵魂人物之一。曾获福建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。著有《我说语文》《老根说字》《问道语文》《临池心语》《作文智慧》《浅近文言文百篇注释》《作文精讲》等书。

## 王立根:语文痴心者,课堂少年人

本报记者 林玉和 潘温梓

走进书房,四壁的书橱和满墙悬挂的字画映入眼帘,墙上的绿萝藤蔓垂下来,为这个满是墨香的空间增添了一抹绿意。书桌上摊开的条幅,是刚写好的一幅字,落款“问耕斋老根”,上书“读书写字种花草,听雨观云品酒茶”,短短十四个字似乎藏着他对自我退休光阴的全部解读。

这是曾享誉全国的语文特级教师王立根的书房,位于距离西湖仅数十米的通湖路,名为“问耕斋”,取意于“只问耕耘,不问收获”。数十年的讲坛生涯,

王立根以老黄牛自勉,在语文教育岗位不求名利、勤奋耕耘。他不仅桃李满天下,开创的“闽派语文”还为福建语文教改开辟了一条新路,他的语文教育理念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。

从传道授业的忙忙碌碌,到读书品茶的闲适从容,变的只是形式,不变的是王立根那颗始终与美、与书画相伴的文人初心。这一次,我们走进语文名师王立根的内心世界,和他一起打捞岁月之河中的往事与随想,追寻生命最本真的丰盈与从容。

## 痴心阅读

## 结缘三尺讲台

1943年出生的王立根,童年时光是在衣锦坊度过的。其祖父是当时三坊七巷一带的私塾名师。“读圣贤书,立修齐志”,祖父手书,挂在中堂的对联,王立根自小默记,至今不忘。

最忆市桥灯火静,巷南巷北读书声。王立根从小就在书声琅琅的环境中长大,如今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:“那时候的孩子念书是一定要发出声音的,读书时如果没有发出声音来,母亲就会问怎么没听到声音。那时候家家户都是读书声,这种氛围让我们感到很亲切。”

小学六年级时,王立根在东街口的一家古书店里淘到了一本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,这本由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小说,他当时还看不太懂,但由此打开了阅读视野。自那以后,他开始热爱阅读外国文学,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契诃夫、高尔基、普希金……在中学图书馆里,他几乎把外国文学名家的作品读了个遍。

痴心阅读,与书为伴,成了王立根保持一生的热爱。为何对书有如此深情?他说:“我们每读一本好书,都是与大师对话,读脍炙人口的名篇更是一种享受。正如古人所云‘饥读之以当肉,寒读之以当裘,孤寂读之以当朋,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’。”

除了热爱阅读,求学时的王立根还非常喜欢画画。1958年,浙江美术学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十年制少儿班开始招生,他把素描画作寄过去了,学校通知面试,

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去,就此错过了人生的另一条路。原来,小学毕业后,因为家庭经济困难,父亲让他到周宁投靠在那里工作的姐姐。王立根靠学校发的助学金在周宁一中读完中学,根本出不起去浙江美院面试的路费。高考时,他原本想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,因为家里经济困难,只好更改了志愿,报考当时上学不用花钱的师范类学校,于1961年考取福建师范学院(现福建师范大学)中文系,由此与语文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65年大学毕业后,王立根被分配到福州市第十四中学担任语文教师。22岁的他平生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站上讲台,没想到这个第一次,是他一辈子“教得最差的一节课”,成了他的伤心记忆。“我念福建师范学院的时候,学校没有安排实习,一毕业就分配到学校上课了。”王立根回忆道,“那一节课,校领导、教务处主任等都在下面听我上课。我一上去太紧张了,连用来计时的手表都放颠倒了,结果讲了20分钟就没有话讲了,头脑一片空白。”最后还是别的老师走上讲台,帮他救了场。自那以后,王立根虚心地向学校的老教师学习教学经验,天天去听他们上课,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。

“其实我没有想当名师,我只想当一名合格的语文老师,然后当上语文教研组长,这是我最大的理想。”那时的王立根也没有想到,自己日后会在语文教育领域取得那么引人注目的成就。



王立根在福州三中上课。(受访者供图)



王立根老师与福州第三中学文科班学生的合影。(受访者供图)



扫描了解更多信息



王立根在家中接受记者专访。本报记者 原浩摄

## 闽派语文

## 探索教学创新

1980年,已经担任福州第十四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的王立根,被调往福建省重点中学福州三中担任语文老师。在福州三中,他躬耕语文讲坛,探索语文教学创新之路,成长为特级教师、“八闽名师”,取得累累教学成果,直至退休。

如何用一句话概括自己最核心的语文教育理念?王立根给出了回答:“语文教育,首先要能让学生精神成长,这比知识传授更重要。”在他看来,语文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,更是播种心灵、唤醒灵魂的旅程。

“语文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根脉,也链接着每一个孩子的精神成长。当看到学生在文字中感悟生命、在表达中建立自信,当听到他们用语言传递思想与温度时,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职业的成就,更是一种生命的延续——我们共同在语言中找到了人性的光辉、文化的共鸣。”满头华发的王立根回想起与语文教育相伴的时光,不禁诗情满怀。

重视学生精神成长的王立根,从不以师者之尊居高临下。相反,他反而“仰视学生”,去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。

王立根尤其关注那些被贴上“差生”标签的学生,找出优点,给予鼓励,这成了“差生”奋发向上的最大动力。曾经有个学生被其他老师认为“无可救药”,但王立

根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,谆谆教诲,鼓励加油。“后来他成为一家拍卖公司老总,每次回福州都会专程来看我。”王立根微笑着说,“有教无类,越是所谓‘差生’,越需要老师的关爱和肯定。”

命题作文常被称为“戴着镣铐跳舞”,不少学生为之头疼,王立根却有独到的指导妙方。他非常注重张扬学生的个性,启发其创新思维,在作文教学中,他从不给学生设置条条框框,而是鼓励他们“放大”写作的自由度。他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,每周完成一篇大作文,如果不会写,可以先从模仿名家名作开始。他认为,任何事情都是从模仿到创造,写作也不例外。在他的指导下,不少写作尖子脱颖而出,有400多次的作文佳作在全国、省内外刊物发表。

王立根做了许多教师鲜少做到的事情。他创办班级刊物《涌泉》,挑选班上学生的作文佳作在上面刊发,以此激发学生写作的积极性;他经常在课堂上组织讨论会、辩论会,大家言辞交锋、思想碰撞,课堂活跃而生动;他还曾写与全班50多名同学——手写通信,谈理想、谈读书、谈写作,不少学生至今仍珍藏着王老师当年的信。1982年1月13日深夜,王立根写给杨树新的信,历经岁月,依然保存完好。2019年,王立根著作《作文智慧》出版时,这封信

王立根参与编写的部分著作。本报记者 原浩摄



被盖印在了书的扉页上,字里行间,记录着一位师者与学生亲切平等的思想交流,传达着一位师者授业解惑、润物无声的温暖情怀。

“王老师告诉我们,语文分为吸收和倾吐两部分,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倾吐。王老师的话调动了全体同学的积极性,大家踊跃发言,气氛热烈极了。”多年以后,一位学生回忆起当年上语文课的情景,依然难忘活跃的课堂氛围,“其实,王老师上课就像教人游泳一样,目的不是显示老师游泳的高超技能,而是让学生自己跳下水去。这样,我们上语文课就不会再‘斜靠墙角入梦来,糊里糊涂又一觉’了。”

为之倾注心力的语文教育,在枝繁叶茂之后结出硕果。2002年,当选福建省语文学会会长的王立根,确立了“海西特色”的学会工作思路,后来通过举办“闽派语文论坛”,逐渐形成“求实、去蔽、创新、兼容”的“闽派语文”教

学方法。王立根主持福建语文学会期间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,在那时引领语文课改潮流,让“闽派语文”不仅在八闽大地迅速扎根,也在全国语文教育界产生影响。

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在给王立根的赠书中题写道:“一是要做一名有思想的语文老师,二是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可爱的人,三是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杂家。”这些评语放在王立根身上,恰如其分。从1965年走上讲台,到2003年光荣退休,在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,他认真钻研、勤勉耕耘,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,各界人才,桃李满天下,门生遍五洲。但王立根依然谦逊、平和。他说:“语文教育赋予我的人生价值,是让我始终保有对世界的敏感与热爱,对人的关怀与敬畏。它教会我,真正的教育,是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。而我有幸成为其中一缕微风,此生足矣。”

## 桑榆未晚

## 情系笔墨丹青

放下教鞭,告别相伴了数十年的讲台,挥别了熟悉的师生朋友,王立根的身份从此变为“退休教师”,但他笑称这是一次“优雅转身”。

“我小时候爱画画,但大学学了中文,放弃了喜爱,这是唯独对不起自己的遗憾。”退休之后,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年少时的梦想——62岁开始学习书法,75岁学习作画,他把这称为“往后余生最浪漫的仪式感”。退休后每天上午,他会在书房里挥毫泼墨;下午去泡澡散步,稍作休息;晚上回到书房,继续挥笔创作。在笔墨丹青里,他重拾热爱,干劲十足。

“以前我也追剧,但容易上瘾,一追就到天亮,所以我把追剧戒掉了。”王立根说,“我每天画画写字,虽然有的也画不好,但在画纸上创作有一种分娩的感觉,不管怎么样总归是自己的孩子。”对于自己的画作,王立根有着自珍之心,书房墙壁上几乎挂满了他的作品,其中

有四幅唐诗写意图,他最为得意,特意用画框装裱好,悬挂于东边卧榻之上。有客来访,必先介绍自己的这四幅得意之作。

初学时,王立根经常刻苦临摹古人作品,精进自己的创作功力。他尤为推崇王羲之、赵孟頫的书法,以沈周、八大山人等画家为师。在《临池心语》一书中,他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习书状态:“临池学书,当做日课,每日习之、品之、摹之、赏之、思之……”

他曾在于山堂办《老根写字》书法展,在雅道巷归一堂、福书轩办画展,作品受到观众喜爱,展品常被“一抢而空”,但他谦称自己的创作是“写字而非书法”,始终坚持“分享喜悦,无关名利”的创作初衷。

退休后,王立根笔耕不辍,相继出版了《我说语文》《问道语文》《作文智慧》《老根说字》等著作,每次新书签售,许多学生总会闻讯而来,纷纷为其献花、鼓劲。真挚的师生之情,并没有因为老师

离开讲台而中断。“当我们有幸聆听您的谆谆教诲时,我们觉得您很亲切,您让我们感受到了语文的魅力,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象。”在一次签售会上,一名学生的发言,说出了大家的共同心声。

“对于文字,我似乎有一份痴心相许。浮生半日闲,只痴痴地品一个字,痴痴地弄几笔墨。”在《老根说字》扉页“作者的话”里,王立根如此写道。如今,岁月悠悠,桑榆未晚,他在一笔一画中寄托深情,在丹青墨迹中倾注着他对岁月、对生活的全部热爱。

退休后,王立根并未卸任的



王立根正挥毫泼墨。本报记者 原浩摄

职务是《读写》杂志主编,仍为语文教育发挥余热。语文,当然也是他的终生热爱。在采访的最后,他为福州的莘莘学子送上寄语:“愿你们以语文为舟,遨游千年文海,在书写中锻造品格,在阅读中沉淀智慧,守护对母语的终生热爱——因为最美的风景,永远在‘字里行间’。”